

经纬陇原 名载春秋

甘肃行政区划历史文化  
和地名文化主题征文选登

主办单位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老龄办 甘肃日报社

#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甘肃

□ 田渊

甘肃,这片横亘于中国西北的广袤土地,东接关中沃野,西连广袤戈壁,南邻巴蜀群山,北靠大漠草原,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,也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。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现代文明的蓬勃发展,这片土地历经数千年沧桑,其称谓也随着朝代更迭、疆域变迁不断演变,每一个名字的背后,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,镌刻着文明交融的印记。

甘肃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期,早在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,先民们便已在黄河上游的河谷台地劳作生息。新石器时代,从陇东到河西,遍布着原始先民的活动遗迹,秦安大地湾遗址的殿堂式建筑群、马家窑文化的精美彩陶,不仅彰显了先民们高超的技艺,更奠定了甘肃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的地位。

夏商时期,甘肃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称谓,境内分布着众多部落方国,成为多民族聚居的雏形。夏禹划天下为九州,甘肃境内分属雍州西部和梁州北部,这是甘肃地区首次被纳入全国统一的地理区划体系。《禹贡》记载“黑水西河惟雍州”,涵盖今甘肃陇东、陇西和河西地区,应劭释“雍”为“四面有山,壅塞为固也”,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片土地的地理特征;而甘肃东南部因地处秦岭西延部分,属梁州,“梁州”之名或因境内梁山而得名,或取“西方金刚,其气强梁”之意。此时的甘肃虽无明确的统一称谓,却已成为夏禹“导山导水”的重要区域,多条山川河流的疏导均始于此,可见其在远古华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。

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,甘肃地区的称谓逐渐清晰,“西戎之地”“戎羌之地”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称。《诗

经·商颂》中“昔有成汤,自彼氐羌,莫敢不来享,莫敢不来王”,便印证了这一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。同时,周族兴起于陇东一带,后稷之子不密率族人奔至戎狄之间(今庆阳地区),公刘时期“复修后稷之业”,使周道渐兴,甘肃也因此被史家称作“周道始兴之地”。

战国末期至秦朝,“秦地”“陇西”成为甘肃东部的核心称谓,而这一个称谓的由来与秦族的崛起密不可分。秦武公十年(前688年),秦国吞并邽戎、冀戎,设邽县、冀县,这是甘肃乃至我国置县之始;秦昭王时期,又设立陇西郡(治今临洮县)和北地郡(治今宁县),“陇西”作为行政称谓正式出现,因地处陇山以西而得名,此后“陇西”便成为甘肃东部的重要代称,沿用千年。

汉代,甘肃地区的称谓进一步丰富,“凉州”“河西四郡”成为关键词,同时“陇右”的称谓也逐渐流行。汉武帝元狩二年(前121年),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,打通河西走廊,为稳固边疆、贯通西域,汉王朝在河西地区“列四郡,置两关”,设立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郡,史称“河西四郡”。武威郡取“武功军威”之意,彰显汉朝对河西地区的掌控;张掖郡寓意“张国臂掖,以通西域”,凸显其作为丝路枢纽的战略地位;酒泉郡因“城下有泉,其水若酒”而得名,相传霍去病曾倾酒入泉与将士共饮,留下千古佳话;敦煌郡取“敦,大也;煌,盛也”之意,象征着河西地区的繁荣昌盛。此外,汉武帝元封五年(前106年),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,今甘肃境除陇南部分地区外,多属凉州刺史部,“凉州”因地处西方,“西方属金,金气刚凉”而得名,这一称谓涵盖了



酒泉鼓楼

今甘肃大部分地区,成为汉代甘肃的主要代称。同时,“陇右”因位于陇山(六盘山)以西,“右”为古代西方的代称,逐渐成为甘肃地区的泛称,沿用至今。

隋唐时期,甘肃地区的称谓趋于稳定,“陇右道”成为核心行政称谓。此时的甘肃,是大唐西部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敦煌、凉州、天水等城池商贾云集,丝路文明达到鼎盛,“陇右道”也成为当时甘肃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称谓。此外,唐朝时期,甘州、肃州作为河西走廊的重镇,仍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,其名称沿用不衰,为“甘肃”之名的最终形成积累了历史基础。

元朝时期,“甘肃”正式成为省级行政区的称谓,开启了甘肃作为独立行省的历史。“甘肃”作为省名,虽然形成时间较晚,但其所代表的地理区域在中国历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

地位。“甘肃”二字源于“甘州”(今张掖)和“肃州”(今酒泉)两个重要州府名称的合称,这种命名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传统智慧——以重要城市的首字合成省名,既简明扼要,又突出了该区域的战略重点。

甘肃行省的管辖范围远大于今天的甘肃省,包括今甘肃大部、宁夏、青海东北部、内蒙古西部以及新疆东部等地区。元代设置甘肃行省,主要是为了有效管理河西走廊和通往西域的交通线。

明代改行省为布政使司,设陕西布政使司和陕西行都指挥使司,甘肃地区属陕西管辖。明代在河西设置了甘州卫、肃州卫等军事机构,加强了对河西走廊的军事防御。

清代康熙年间,甘肃正式成为独立的省级行政区。康熙三年(公元1664年),分陕西布政使司为左、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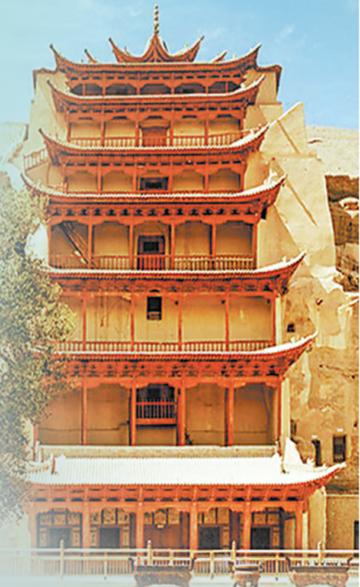
两司,右司驻巩昌(今陇西),管辖原陕西北部地区,但仍隶属陕西总督管辖。乾隆二十九年(公元1764年),陕甘总督移驻兰州,兰州正式成为甘肃省会,一直沿用至今。

清代甘肃省的管辖范围包括今甘肃省全境以及宁夏、青海东部和新疆部分地区。清末新疆建省(公元1884年)后,从甘肃省分出。民国时期,甘肃省继续保持较大的管辖范围。1928年,青海建省,从甘肃省分出。1928年,宁夏建省,也从甘肃省分出。至此,甘肃省的管辖范围基本形成今天的格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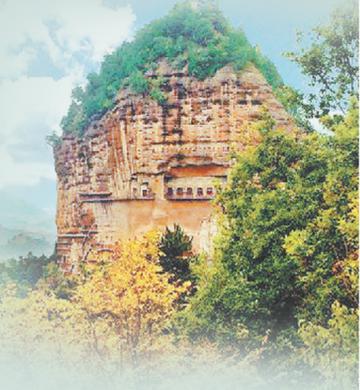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甘肃省行政区划又经历了几次调整,目前辖12个地级市、2个自治州(临夏回族自治州、甘南藏族自治州),形成了多民族聚居、多元文化交融的格局。

从汉代设置河西四郡,到元代建立甘肃行省,再到清代甘肃正式建省,每一次行政区划调整都是为了更有效地管理这一战略要地,维护国家统一,保障丝绸之路畅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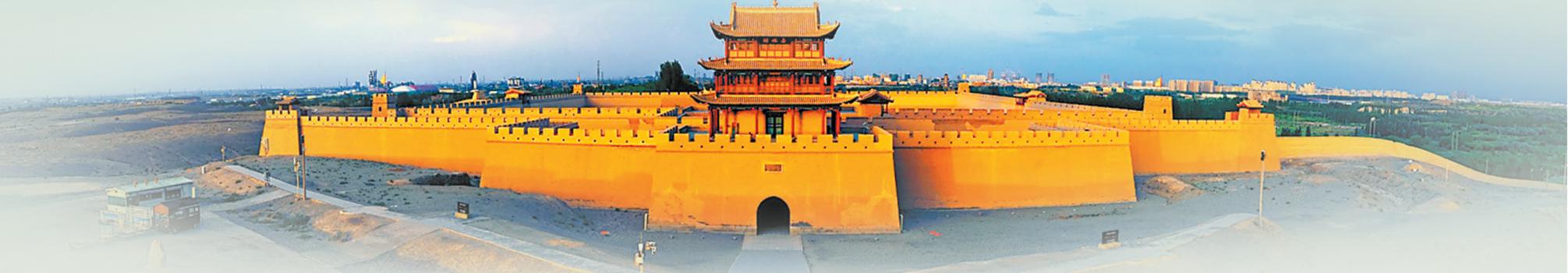
从“雍梁之地”“西戎之地”到“凉州”“陇右”,从“甘州”到“肃州”,从“甘肃行省”到“甘肃省”,数千年间,甘肃的称谓历经变迁,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忆,见证着华夏文明的兴衰与交融。这片土地不仅是多民族共生的家园,更是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,其称谓的演变,既是一部疆域伸缩史,也是一部文明交融史。如今,“甘肃”这个名字,承载着陇原大地的厚重历史与璀璨文化,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蓬勃发展,续写着属于西北大地的崭新篇章。



敦煌莫高窟九层楼



天水麦积山



嘉峪关关城

20万年前,镇原的黄土里便嵌进了人类的足迹。姜家湾、寺沟口的旧石器遗址,是甘肃大地上较早的“生活日记”,岩层间藏着先民们打磨石器、燃起篝火印记。周先祖不密率族人“奔戎狄之间”,在今庆阳、镇原一带教民稼穡、树艺五谷,周族早期农耕文明由此扎根。4900年前的常山遗址,更是把智慧刻进了黄土。那时的常山先民,早已懂得用白灰而抹墙阻潮气,用火烤地面驱湿寒,斜穿的门道顶覆着人字形雨棚——像给家撑了一把千年不塌的伞。这份巧思后来被周先祖不密传递给姬理的肌理,让黄土民居的智慧扎了根。



镇原老席

## 千年镇原文化厚土

□ 秦铭

秦灭义渠,称霸西戎,率先在这片土地置北地郡,下辖彭阳县与安武县,西安相家巷发掘秦代封泥“彭阳丞印”,是镇原作为甘肃郡县的见证。彭阳县雄踞萧关道,曾是西汉大军征伐匈奴的“兵道”,也是关中与塞北往来的“咽喉”。汉武帝元鼎三年(公元前114年),分北地郡置安定郡,镇原地域归属安定郡。彼时境内行政建制已趋完善,先后设有彭阳、临泾、安武、抚夷、安定等县。战国秦长城遗迹在镇原境内蜿蜒,途经沟沟、马渠、三岔等乡镇,白草洼、城壕湾的残墙高逾丈余,远望像黄土高原袒露的筋骨。

秦汉丝绸之路的驼铃,曾摇碎风沙,把中原丝绸与西域香料驮进镇原。匈奴的马蹄、羌人的牧歌、秦陇的鼓角在此碰撞相融,形成独有的历史层叠与文化包容。石道坡的夯土层里,车辙印仍清晰如昨;茹河两岸的15处石窟,是“宗教之路”的最好注脚——北石窟寺的宏大、玉山寺藻井壁画的鲜明,都藏着僧侣往来的身影。东汉班彪《北征赋》所经之地,涵盖今镇原一带丝路要道。史书的墨、石窟的佛、车辙的痕,都在诉说那段繁华。

二

几千年时光里,近百名文臣武将把身影刻进史册,把精神融进黄土。魏晋南北朝到民国,镇原几大家族兴起,名家辈出、贤才云集,在军政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留下厚重印记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安定临泾胡氏为望族。胡氏子弟功勋卓著,三国时期胡遵、胡奋、胡渊祖孙三代为名将,在平定蜀汉、攻灭孙吴的战役中冲锋陷阵,为三国归一统立下汗马功劳。

自东汉至唐代,安定皇甫氏人才济济。东汉皇甫嵩、皇甫规、皇甫嵩等人军政卓著;西晋医学家皇甫谧潜心钻研医学,著成《针灸甲乙经》,为中医针灸学奠定根基。

两宋之际,镇原儿女尽显忠勇。张中孚、张中彦兄弟投身抗金,守护乡梓;抗金名将杨政屡建奇功。宋代大臣胡顺之以清廉闻名,为官正直、体恤百姓,成为廉臣典范。

明代镇原,武将豪情与文臣清廉交相辉映。将领仇钺、仇戎保家卫国,屡建奇功。张春家族为科宦世家,其孙张凯官至南京四川道监察御史、云南按察司副使,“御史河湾”便为纪念他而得名;曾孙张琚、玄孙张畿相继考取进士,分别出任

河南布政司左参政、山东司左按察使,一门三代皆有建树。

清末民初,镇原慕氏家族人才辈出。清道光二十年进士慕维城为官清廉;慕性生胸怀壮志;近代甘肃十大名医之首慕春霖医术医德广受推崇;进士慕璋曾任宁夏灵州教授,潜心育人。

这一时期,田育璧家族教育革新影响深远。1916年,他创办甘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,亲任校长并兼任甘肃省教育评议长,开甘肃女子教育先河。

三

镇原的黄土,被千年文墨浸润。北魏胡叟博览群书,过目成诵,善作诗文。唐代皇甫镈文采斐然,著有文集十八卷,诗作入选《全唐诗》,与张仲方、白居易、李绅并称“洛阳四老”。民国鸿儒慕春祺学识渊博、著述等身,有专著七十五部,《甘宁青史略》《春秋解》《西北道路

记》等影响深远,诗词歌赋亦自成一派。

文脉浸润书画与民俗。镇原书画自古璀璨:北朝胡方回、后周王献可碑刻笔力苍劲;明代许理、张凯博文善书;清刘之藻“书法超妙”。清末民初“书法八大张”名震西北,张孝友书法获于右任盛赞。此后邓博五、段思坎等享誉陇原。

“柜中金银终有尽,书画足可雅家风”“家家有字画,户户挂中堂”的习俗至今犹存。剪纸、刺绣、香包等民俗文化绽放光彩。镇原先后被授予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“中国书法之乡”美誉,千年文墨香在新时代绵长。

四

镇原传统老席特色鲜明,西北独有。相传明进士许理从朝廷带回宫廷烹饪技艺,形成宫廷与民间结合的独特老席,主要有“十七国宴”“十三花”“十全”等,“十三花”

较为常见,以十三个大菜为主,配以八个小菜,讲究色香味与尊老迎客之道。如今镇原老席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镇原黄酒独具特色,罐罐黄酒最为经典。将黄酒糟入罐加水煮沸,以筒管隔槽吸饮,俗称啜酒罐子。《啜酒谣》“千颗明珠一瓮收,君王到此也低头,五岳抱住擎天柱,吸尽黄河水倒流”,正是对这一习俗的生动描绘。

时光从未在镇原停驻。如今这片土地踩着时代鼓点前行,地下石油天然气涌动,金针菜、红杏飘香。“一带一路”东风,吹绿“三区两流域一片带”蓝图。金龙工业区、中盛产业园、美丽乡村与高铁钢轨,让古老丝路古道奔向崭新未来。

镇原,一部镌刻两千三百余载岁月的厚重史书。兼容并蓄的镇原,兼具“三池”柔情、潜山苍茫,更有茹河奔涌的豪情。今日镇原,既载千年古韵,又焕现代活力;既存西北粗犷底色,更显不屈坚强风骨。



镇原北石窟景区

镇原太阳池风景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